

中國乡土小说选

下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中国乡土小说选

责任编辑 龙国义 龙光沛

封面设计 石俊生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中国乡土小说选

(下)

何积全 肖沉冈 编选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四川南充日报社印刷厂排版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450千字

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插页4

印数1——4,400

书号 10115·637 定价 3.55元

(584) 荒原牧歌	曹 宇
(585) 早 雪	廖亦雄 熊青新 熊
(586) 夕 雪	叶 枫 袁 宏
(587) 自 述	袁 宏 刚 刘 凤
(588) 寒 夜	王 山 刘 宏 曾 有一 景 宏
(589) 达 吉 和 她 的 父 亲	高 纓 高 纓 袁 宏
(590) 我的第一个上级	马 烽 袁 宏

目 录

山地回忆	孙 犁 (1)
七月雨	从维熙 (8)
风波	石 果 (17)
风雪之夜	王汶石 (54)
原乡人	(台湾) 钟理和 (67)
山那面人家	周立波 (78)
“锻炼锻炼”	赵树理 (86)
达吉和她的父亲	高 纓 (107)
我的第一个上级	马 烽 (127)
李双双小传	李 准 (142)
卖 梨	刘澍德 (173)
花的草原	玛拉沁夫 (197)
赖大嫂	西 戎 (218)
将军族	(台湾) 陈映真 (232)
金水婶	(台湾) 王 拓 (246)
乡场上	何士光 (293)
勿忘草	周克芹 (303)
陈奂生上城	高晓声 (319)
锄柄韩宝山	张石山 (331)
笨人王老大	锦 云 王 毅 (349)
受戒	汪曾祺 (364)

峨眉.....	刘绍棠 (383)
爬满青藤的木屋.....	古 华 (397)
黑娃照相.....	张一弓 (422)
风吹喇叭声.....	韩少功 (436)
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.....	梁晓声 (461)
我的遥远的清平湾.....	史铁生 (491)
琥珀色的篝火.....	乌热尔图 (508)
干 草.....	宋学武 (523)
麦 客.....	邵振国 (540)
后 记.....	(527)
(1) 百草王.....	人 之 愿
(2) 哈 尔 滨 (附 录).....	寒 人 曲 曲 山
(3) 远 上 程.....	“ 融 融 融 ”
(4) 远 上 程.....	并 介 伊 散 散 散
(5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6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7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8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9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10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11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12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13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14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15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16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17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18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19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20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21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22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23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24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25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26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27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28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29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30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31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32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33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34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35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36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37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38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39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40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41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42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43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44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45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46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47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48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49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(50) 远 上 程.....	远 上 个 一 散 散

山地回忆

孙 犁

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，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。我们是老交情，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。我陪他去参观展览，他对于中纺的织纺，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到兴趣。临走的时候，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，我想买几尺布。

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？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。这种蓝的颜色，不知道该叫什么蓝，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，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，使我记起很多人。这种颜色，我就叫它“阜平蓝”或是“山地蓝”吧。

他这身衣服的颜色，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，也觉得土气。但是在阜平，这样一身衣服，织染既是不容易，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。阜平土地很少，山上都是黑石头，雨水很多很暴，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——冀中是我的家乡。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，他们所有的，只是象炕台那样大，或是象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。在这小小的，不规整的，有时是尖形的，有时是半圆形的，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，他们费尽心思，全力经营。他们用石块垒起，用泥土包住，在边沿栽上枣树，在中间种上玉黍。

阜平的天气冷，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。那里不种棉花，我刚

到那里的时候，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。很多活计用麻代线，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。

就是因为袜子，我和这家人认识了，并且成了老交情。那是个冬天，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，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，情况缓和了，部队决定休息两天。

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，河里结了冰，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，把冰砸破，浸湿毛巾，等我擦完脸，毛巾也就冻挺了。有一天早晨，刮着冷风，只有一抹阳光，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。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去，砸开那个冰口，正要洗脸，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：

“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？洗脸到下边洗去！”

这声音是那么严厉，我听了很不高兴。这样冷天，我来砸冰洗脸，反倒妨碍了人。心里一时挂火，就也大声说：

“离着这么远，会弄脏你的菜！”

我站在上风头，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，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，那人说：

“菜是下口的东西呀！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，为什么不脏？”

“你怎么骂人？”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，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，也不过十六七岁。风吹红了她的脸，象带霜的柿叶，水冻肿了她的手，象上冻的红萝卜。她穿的衣服很单薄，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。

十月严冬的河滩上，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，在寒风里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，这该是早饭的食粮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。我说：

“我错了，我不洗了，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！”

她冷冷地望着我，过了一会才说：

“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，又叫我站上去洗菜！”

我笑着说：

“你看你这人，我在上水洗，你说下水脏，这么一条大河，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？现在叫你到上水来，我到下水去，你还说不行，那怎么办哩？”

“怎么办，我还得往上走！”

她说，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。登在一块尖石上，把菜篮浸进水里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，望着我笑了。

我哭不的，也笑不的，只好说：

“你真讲卫生呀！”

“我们是真卫生，你们是装卫生！你们尽笑话我们，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，住在我们家里，吃了我们的饭，还刷嘴刷牙，我们的菜饭再不干不净，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？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！”说着就笑的弯下腰去。

我觉得好笑。可也看见，在她笑着的时候，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的放光。

“对，你卫生，我们不卫生。”我说。

“那是假话吗？你们一个饭缸子，也盛饭，也盛菜，也洗脸，也洗脚，也喝水，也尿泡，那是讲卫生吗？”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。

“这是物质条件不好，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。等我们打败了日本，占了北平，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，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，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，才能打败鬼子？”女孩子望着我，“我们的房，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！”

“也许三年，也许五年，也许十年八年。可是不管三年五年，十年八年，我们总是要打下去，我们不会悲观的。”我这样对她讲，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，心里很高兴了。

“光着脚打下去吗？”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，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。

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就问：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，“我问你为什么穿袜子，脚不冷吗？也是卫生吗？”

“咳！”我也笑了，“这是没有法子么，什么卫生！从九月里就反‘扫荡’，可是我们八路军，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。这时候，正在打仗，哪里去找袜子穿呀？”

“不会买一双？”女孩子低声说。

“哪里去买呀，尽住小村，不过镇店。”我说。

“不会求人做一双？”

“哪里有布呀？？就是有布，求谁做去呀？”

“我给你做。”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，“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，”她用手一指，“你要没有布，我家里有点，还够做一双袜子。”

她端着菜走了，我在河边上洗了脸。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“踢倒山”的鞋子，冻的发黑的脚，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，这水，这沙滩，永远不能分离了。

我洗过脸，回到队上吃了饭，就到女孩子家去。她正在烧火，见了我就说：

“你这人倒实在，叫你来你就来了。”

“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，只是笑了笑，就走进屋里。屋里蒸气腾腾，等了一会，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，围着一盆火坐着。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。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。女孩子说：

“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，到我们这里洗吧，多添一瓢水就够了！”

大伯说：

“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！”

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：

“她不会说话，同志，不要和她一样呀！”

“她很会说话！”我说，“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，她看见我光着脚，就心疼我们八路军！”

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，说：

“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，给我做了一条棉裤，下剩的说给她爹做双袜子，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。”

我连忙说：

“叫大伯穿吧！要不，我就给钱！”

“你又装假了，”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，“你有钱吗？”

大娘说：

“我们这家人，说了就不能改移。过后再叫她纺，给她爹赚袜子穿。早先，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，是今年春天，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，教会了她。还说再过来了，还教她织布哩！你家里的人，会纺线吗？”

“会纺！”我说，“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，是机器织纺的。大娘，等我们打败日本……”

“占了北平，我们就有洋布穿，就一切齐备！”女孩子接下去，笑了。

可巧，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，我们也不转移。每天早晨，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。第二天去，袜子已经剪裁好，第三天去她已经纳底子了，用的是细细的麻线。她说：

“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？”

“用线。”我摸了摸袜底，“在我们那里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！”

“这样坚实。”女孩子说，“保你穿三年，能打败日本不？”

“能够。”我说。

第五天，我穿上了新袜子。

和这一家人熟了，就又成了我新的家。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，又好说笑。女孩子的母亲，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。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，还那么结实，耳朵也不聋，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她不插言，只是微微笑着，她说：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。

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，现在地里没活了，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，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。部队重视民运工作，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，每天打早起，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，顺着河滩，爬山越岭，送到曲阳去。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，饭食很好。一天，大伯说：

“同志，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？”

“怎么沾了我的光？”

“往年，我一个人背枣，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！”

我笑了。女孩子说：

“沾他什么光，他穿了我们的袜子，就该给我们做活了！”

又说：

“你们跑了快半月，赚了多少钱？”

“你看，她来查账了，”大伯说，“真是，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！”他打开放在被垒底下的一个小包袱，“我们这叫包袱账，赚了赔了，反正都在这里面。”

我们一同数了票子，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，女孩子说：

“够了。”

“够干什么了？”大伯问。

“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！这一趟，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

布机子回来吧！”

无论姥姥、母亲、父亲和我，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。我们到了曲阳，把枣卖了，就去买了一架机子，大伯不怕多花钱，一定要买一架好的，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。我们分着背了回来，累的浑身流汗。

这一天，这一家人最高兴，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。这象要了几亩地，买回一头牛，这象制好了结婚前的陪送。

以后，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：纺，拐，浆，落，经，镶，织。

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，我出发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走遍山南塞北，那双袜子，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。一九四五年，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，我从延安回来，在碛口地方，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，一时大意，奔腾的黄水，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，也冲走了那双袜子。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，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。

开国典礼那天，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，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，另外，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。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，对我说：

“多买上几尺，再买点黄色的！”

“干什么用？”我问。

“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，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！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，一块带回去，叫妞儿给做一个，开会过年的时候，挂起来！”

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，还象小时那样，就是喜欢新鲜东西，说什么也要学会。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

七 月 雨

从 维 熙

天刚放晴，半空中飘落着碎雨花。

老福背起柳筐，刚推开秫秸拍子，牲口棚里雪毛子马扬起白脖一抖落，甩起鼻梁上的红缨缨，长叫一声，老福赶忙抽回身来，朝屋里喊：

“满秋！给雪毛子拌上瓢料。”

“喂！”

老福朝雪毛子膘了一眼，雪毛子马两汪黑水似的眼珠，一眨不眨地盯着老福，老福放下柳筐，两步迈过去，拍着马脖子：“傻东西，给你割草去，道儿不好走，你他娘的在家里享福吧！”老福慢吞吞地，打缸里舀出满堂堂的一瓢料，拌在槽里。

浑身银白的小马儿，耸动着银白的脊梁，撒着欢。老福偎过马脖子，亲了一下；隔着窗户玻璃，屋里笑出声来：

“瞧你爹胡子快齐胸打脚面咧，还那么孩子气！”

满秋嘿嘿地笑着，挑开门帘，伸出脑袋来说：

“忘了告诉爹哩，今儿个下晚，开社员大会，讨论秋忙，顺便表扬爹经管牲口……”

“嘻！”老福心里笑开了花，心笑嘴不笑地说，“表扬啥？社里的事，就是咱家炕头的事！”

老福嘴唇微微颤动着，出了家门，他摆弄着手里张开的镰刀，差点让闪亮的刀刃子削着手，他“机灵”下子，笑了。

街道上雨水积成水洼，一群光脚丫的孩子正淌水玩，豁亮的小嗓子喊着：“云彩往东刮大风，云彩往西披蓑衣，云彩往南支旱船，云彩往北发大水。”

老福扬脖一瞅，白云彩象谁打翻了的棉花篓，忽悠忽悠往西涌，西天角上，一道道的红闪，象棉花囤里，喷出一条条的火舌……

老福正瞅着天，背后有个孩子声：

“老福叔！得啥喜事哩，乐得锯嘴葫芦似的！”

老福回头一瞅是二林，晃摇着小镰刀说：“二林子，刚十二三就跟你老福叔画眉吊嘴的，来！非把你舌头割去不可！”

“得了！”二林往后跑两步，翻着小眼珠说，“早听我姐姐说哩，今儿个下晚要表扬你哩……”

话才说半截，二林姐姐翠兰，隔着矮寨篱，探出头来：

“去！别跟老福叔耍贫嘴。”随后和老福叔打招呼：“这道擦擦滑地，还上河滩割草去？”

老福看着翠兰，红红的圆脸盘，象寨篱上开放的一朵大红花，他忽然想起满秋，心象掉在蜜缸里，他满肚子话要说，一下子都忘了半截，嘴唇翕动了半天。

“……雨水打过的青草鲜凉，让咱社里雪毛子享享嘴头福！”

老福迈步想走，二林跑上来，抱着老福的腿说：

“老福叔，等会儿，我拿拍网子^①跟你上苇塘里打鸟去！”说完，一溜烟似的没影了。等二林把拍网子拿来，老福早出了

①拍网子：农村孩子们捕鸟的工具。

村，上了棒子地的小道儿。

二林一手提着裤子，一手拿着拍网子，边追边喊：

“老福叔！老福叔！”二林小腿蹬得象风车，到老福叔跟前，盘着老福的胳膊，爷俩上了南河滩。

南河苇塘里“苇扎子”扎扎地叫唤。河滩上腿肚高的青草上满沾着水珠子，几只油青黑绿的大蜻蜓，飞落在草叶上，喝着水珠儿……

老福掰开镰刀刃子，在草地上抡开镰刀。二林上苇塘下完拍网子，回来和老福说：

“我上南边哄鸟去！”影子一闪，消没在苍绿的棒子地里。

老福看看天，一滴大雨点子，掉在脑门上，忙大声嘱咐：

“别走远喽，天要下……”

“嗯——”二林拉着长声答应。

老福猫下腰，抡开月牙镰刀，嗖嗖地，镰刀象草丛里爬出来的长虫，跳跳蹦蹦。隔着棒子地，老福叔听二林哄鸟声。一群鸟儿，从棒子地里飞出来，针拉线似的，投进了苇塘；密麻麻的雨点子，在它们背后响起来。

老福在雨地里甩着镰刀，浑身被浇个湿透；他在棵老叶榆下避开了雨。

雨哗哗地浇下来，南河河滩冒起湿淋淋的水气。

老福看看草筐，还不到半筐草，心里想起雪毛子马，象块石头拉着老福的心。猛然，他一抬头，瞅见棒子地的大绿棒子，都裂开了嘴，门牙大的棒子粒儿，挣裂了青皮，噙着一缕缕紫红胡子，在雨水里摇摆。

他心里“格登”下子：“让雪毛子尝尝新呗！”他刚跑过去，动手想掰，忽然一阵脸红心热，伸出去的手又缩回来。他分明地瞧见地边上的木头牌子：“水峪井泉互助组……”

老福蹲在树根下，榆树上滴达下大水点子，从老福的脖梗流

到腰眼。老福咬咬牙，站起来，朝四外瞟瞟，大步流星地迈到地边，掰下十来个青棒子，扔在草筐里。手刚拉着另棵青秸，二林打棒子地小道上跑来，喘着气，滴溜圆的小眼珠，盯着老福，雨瓢泼似地浇下来。

“啊？”老福手象攥住了马蜂窝，一松手，青棒子掉在泥浆里：“走，走吧！”老福擦擦雨水，声音颤嗦嗦地说，“雨灌起来了！”

二林翻着眼珠，“老福叔！这不是水峪井泉的地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老福声调不自然地说，“快！快起拍网子去吧！打着鸟啦？”

二林拿回拍网子，拍网子打着一只小“苇叶儿”，它拚命撞着绳网，落下来一团团的白绒毛。

爷俩在泥水汤浆的道上走，二林一句接一句地问：

“老福叔！你咋掰人家的棒子？”

老福答不上话，结结巴巴地支应：

“缺须缺尾的孩子家，懂个啥？”

雨象瓢泼，象筛子筛，到村边上，下成小毛毛雨。

老福一眼瞧见社里的棒子地，躺倒一棵棒子，赶忙放下柳筐，把青秸扶起来，狠狠地在根下跺两脚。随后，他看见一棵不结棒子的甜棒，一抡镰刀割下来，朝二林喊：

“二林！老福叔给你根甜棒！”

二林嚼甜棒，嚼得顺嘴角流甜水。老福趴二林耳朵边说：

“二林子！别跟人念道偷青的事，你老福叔，为的是咱社里的雪毛子！”

二林点点头。

二

下晚，北斗星钻出了云层，眨着眼，洒下来几缕柔弱的黄光……

二林从社办公室里跑出来，到老福家门，隔着篱笆喊：

“老福叔，社里秋忙会都开完哩，等着表扬哩！”

“二林！”老福推开拍子出来说，“你老福叔让雨水淋着了，浑身骨头节疼。”

二林小嘴噘得能拴条驴：“大伙等你等得眼蓝，好大架子！”

老福媳妇也在屋里催促着：“老爷子，去吧，把马屎马尿的褂子换换！”

“你是马前诸葛亮，啥也少不了你！”老福收起笑脸，朝屋里说。

二林直眨眨眼，撒开小腿，跑向社办公室，进门就喊：“满秋哥！老福骨头节疼……”

“啊……真的？”社员们喊出声来。一个喜欢打趣的老头子说：

“我看哪！‘老福’哇‘没福’，单要表扬他时闹病。”

满秋拍拍巴掌，会场安静下来。满秋说：“眼下就要忙秋，给我爹表扬，等秋后和秋收模范一块开，谁有啥意见？”

“没二话！”大伙一个声音。

社员们站起身来想走，满秋忙大声说：“别忙，还有点零碎事：刚才水峪井泉互助组看青的来了，说南河滩的棒子地丢青，人家顺脚印直找到咱村来了。”他顿住着话头，瞅瞅大伙，“咱社员家有余粮，会有人……”

二林打个寒噤，扬起脖子刚张嘴，话到嘴边又咽下去。翠兰在旁边瞧得一清二楚，低下头来，小声问二林：

“是你偷青？”

二林摇摇手，声音颤得象只小蜜蜂：“不……”

“谁呀？告诉姐姐。”翠兰压低了声音，亲切地问。

二林两汪黑水似的眼睛，带着不安：“是……是老福叔……”

翠兰想把事告诉满秋，会早散了，大伙谈论着丢青的事儿，离开会场。满秋刚出社办公室门坎，已经小半夜了。

远处庄稼地里一只布谷鸟叫了一两声，满秋加快脚步。

“满秋！”满秋刚走到篱笆拐角的地方，有个姑娘轻声喊。

满秋停着步，翠兰从菜园篱笆里出来，半怨半笑的口气：

“真慢！等你有一袋烟的工夫哩！”

“啥事！让你三更半夜在园子里挨露水打！”满秋笑着，手扶住篱笆。

翠兰脸微微一红：

“你爹偷青哩！”

“啥？”象瓢开水浇在满秋身上，“这是真的？”

“你爹没病，谁给你爹贴膏药！”翠兰说，“二林亲眼见的，你爹掰人家棒子。”

满秋愣神了，两条浓眉皱在一起。翠兰眼光盯着满秋问：

“你爹犯错误咧，咋办？”

“亲爹犯错，也得按社章办事儿！”

翠兰攥住满秋的大手，心“噗咚噗咚”跳着：

“别忘喽说服开导老人家。”

菜园子里老槐树上，一只夜猫子偷偷地笑两声飞走了；碰下来两片发黄的树叶儿；打着旋落在地上。

地上草根下，一个蚰蚰儿，轻轻地唱起秋歌。

夜深，人静……